

大刀
凱旋事

教員
专

袁世凱執事

中華民國五年六月初版
中華民國六年四月七版

(袁世凱全傳) 全二冊

每部定價洋六角

編輯者野史氏

承印者上海中新書局

發行所上海文藝編譯社

代售處進步書局



分售處 各省各大書坊

袁世凱軼事目次

第一章 緒論

第二章 幼年之軼事

侮虐其師 牛夫人之授讀 山東之行 練習拳術 貢邑宰以大義
寄居揚州 爲同學捉刀 飲啖有兼人量 與富家兒冶游 金陵溷跡
窺探西婦 計打西人 喜雪不平 丁艱返里

第三章 微時之軼事

項城質性之不馴 喜作奇橫制藝 項城好騎馬 作詩有奇氣 拳擊
石獅爲戲 與市井少年爲友 侈談韜略 項城受地師之給 刀筆中
求生活 海上之落魄 項城發輶之始 項城進身之又一說

第四章 駐韓之軼事

至朝鮮之原因 殺滋事之兵士 納高麗妓女爲妾 項城有煙酒癖
中日啓釁之由來 項城嗜賭 送大院君歸國 爲駐韓商務委員 居

喪不解職 微服出朝鮮 項城之僕惡作劇 強韓王郊迎天使

第五章 練兵及變法時之軼事

王英楷之資助 結交榮祿 新農鎮練兵 不喜公羊氏學 阮忠樞之入保皇黨 八月一日之上諭 德宗之密詔 林旭知袁世凱之反汗 袁世凱之告變 德宗之幽瀛臺及六君子之死國 德宗崩後之疑案

第六章 東撫之軼事

任東撫之原因 拳匪與山東之關係 不爲拳匪所動 拳匪起事於高昌 計殺大師兄 嫁禍鄰省之毒計 迎養生母於任所 毒計殺妾與其僕 擧兵弁爲管帶 預料匪亂之結果 李鴻章保獎項城 滑稽懲狎妓之屬員 殺有權力之訟師

第七章 督直之軼事

兩宮回鑾及袁世凱之大結交 平匪徒景廷賓及當時之輿論 劉太夫 人之歸葬 九江祭劉坤一 總督署之刺客 狂生之上書 袁世彤致

兄書 金媛媛之死

第八章 外尙之軼事

操縱奕効 利用振貝子 金錢勢力 與張之洞之惡感 梁士詒之知
遇 演邊交涉之祕史 與李蓮英之一夕話 借款與鐵道之利益 兩
宮崩駕後之項城

第九章 歸臥之軼事

稱帝之野心伏於此時 罷職原因主動於張之洞 私黨皆隨袁去 歸
臥時評論世事 與徐世昌之趣語 收買袒己者之報紙 異謀口吻之
詩章 西席爲假東牀 對待諸妾之手段 項城最愛其幼子 魚重
賞鄉民 武昌起義與項城 清帝退位與奕効

第十章 再出之軼事

評論革命之人物 載灃深惡項城 暗殺吳祿貞 恐嚇孤兒寡婦 藉
民軍以挾清室 懼暗殺逃入英使館 報復親貴之夙怨 翻悔議和之

條件 嘅使兵變不南下 袁世形討袁世凱 星士之言 兵士腦筋中
有袁之偶像 世凱夙懼良弼 袁克定佐父治事

第十一章 稱帝之軼事

頤和園之識語 蝙蟲之異 新華宮遺事 炸彈之價值 梁士詒稱萬
歲 奉送親王 食玉食金 勸進書 拜明太祖像 避諱奇識 猿與
美人之識語 徐東海之妙言 對於顧問之妙言 洪憲之定義 欽賜
鴉片煙 財神見玉皇 孤負韋廉鬚

第十二章 臨死之軼事

術士索命 楊度食言 不忘孫文 臨死時之詼諧 無愁天子 服肉
桂粉 奇夢 不信西醫 墓草自枯 少年時不可復得 遺囑 龍袍
之異 輓棹趣語 中交銀行遺聞 假報 手刃愛妻

衰世凱軼事目次終

袁世凱軼事

第一章 緒論

外史氏曰。泰東西政治家之論袁世凱也。謂爲支那二十四紀間世而出之怪傑。蓋舉其涉世之初。以及溘逝之日。綜核其五十餘年來之事業。不獨與普通人有殊異之點。且與世界有特別之關係。故加以（怪傑）之徽號耶。今者袁已死矣。其人之事蹟。及其功罪。一般留心時勢者。已言之綦詳。論之最當。無煩吾拾人牙慧。齷齪然妄肆雌黃於諸君子之後。顧諸君子所論。乃袁之一生大事。至其遺聞軼史。容有未經採訪遍及者。故著者不惜搜羅撫拾。旁徵博引。一一爲閱者諸君。告爲茶餘酒後消遣之一助。雖曰微德細行。原不足當大雅顧盼。然律以觀人於微。卽小見大之本旨。則項城之一言一事。一舉一動。亦含有（怪）之一字。寓乎其間也。若夫褒貶吾人似母事下一斷語。以俟閱吾書者。於意外得之可乎。

第一章 幼年之軼事

『侮虐其師』。世凱號慰亭爲保中之子。生於清咸豐九年。當世凱呱呱墮地之日。值洪楊正盛之時。比長性極猛驚。且有武力。日與同族之昆季世廉世敦世傳嬉。稍有忤。輒箠之。諸昆季非其敵。其父母數誠之。卒不之聽。六歲入家塾讀書。資稟異於諸昆季。而頑劣亦過之。師王志清。項城名孝廉也。愛世凱質美。且欲納之正軌也。督責逾於他生。以故世凱輒憾之。時欲報復苦未得其隙也。先是。師故寄宿塾中。會盛暑。乃移榻於其家。朝至而暮返。世凱覩其每夜歸也。乃捉流螢百數十頭。握掌際。伏於路而伺之。比師至。以兩手相搓。揉螢成蠶。粉塗己面。光耀閃爍。當途而立。師見其狀。疑爲鬼物。大駭。狂奔抵家。頓膺重疾。浹月始瘳。由是不敢夜行矣。後徵聞乃世凱所爲。恚甚。辭欲去。保中撻子以謝。師乃留屏。世凱不教。遂從其嗣母牛太夫人讀牛氏。蓋其從叔保慶之妻也。

『牛夫人之授讀』。初。保慶夙從袁甲三平定捻匪。勳勞卓著。曾受職道員聽鼓寧垣。年四十餘無子。乃以世凱爲嗣。甚鍾愛之。牛固大家女。且嫻書史。恆課世凱讀。至是閉之閨中。不令輕越門檻一步。世凱殊悶。損然亦無如何也。顧聰穎固超過羣兒。自受嗣。

母約束期年四子書及五經讀之已能琅琅成誦凡有講解輒有領悟更能觸類而旁通之牛喜甚嘗摩塗其項曰若果壹志於學他日吾家千里駒也世凱唯唯然其慙跳舞擲之態固未嘗因此稍殺也每屆誦讀餘閒恆與三數健僕試馬蹴球爲戲有所忤毆之且力絕偉僕輩以其小主人也弗敢與較咸呼爲潑賴公子云

『山東之行』會其嗣父保慶奉江督馬新貽命至山東勾當賬務便道歸省見世凱奇而愛之蓋保慶作宦南省久未言旋此次歸來離家已七閱寒暑矧彼行年五十膝下猶虛驟睹此英氣勃發之寧馨兒烏有不愉快無藝者時諸子素不直世凱行爲咸憩諸保慶且歷述其無賴狀保慶遽暗曰若曹不容彼耶吾行挈之往魯質之世凱世凱曰兒亦不欲鬱鬱久居此也願與嗣父偕保慶領之瀕行其父保中及母劉依依不忍舍世凱無難色遂首途時年甫十一年也

『練習拳術』既之山東保慶本欲少事勾留卽遄返金陵不料魯省賬務一時不能就緒撫軍乃咨請江督請留保慶襄助一切以資熟手年餘始歲事南旋此一年中世凱在魯所演之種種活劇真堪令人發噱焉魯省風氣强悍凡居民子弟至十餘歲悉

延師教以拳術爲他日自衛計。每屆夕陽西下，城闕隙地皆有百多數羣兒團立。自四五耦及十數耦不等，相與搏擊，以決勝負。世凱一見，輒醉心焉。與拳師商欲加入，師輕其稚，嗤之以鼻。世凱願以十金爲師壽，乃可。其請索金答以翌日歸而瞰保慶，他出竊鑑藏，如數予師而保慶弗知也。自是屢有所求，輒如其願。師悉心教之，數月盡其術。

『責邑宰以大義』 時東撫張汝梅有子曰寶兒，年十六，不事正業，日以騎馬試劍爲樂。保慶每至撫署議事，恆挾世凱與俱。以故世凱獲與寶兒諗暇時，互相過從，或作郊外遊。一日行經歷城縣署（按歷城縣在濟南省內），見由儀門以及大堂，居民左右如屏風列萬頭，攢動鴉雀不聞。世凱異之，攔寶兒入，蓋知歷城縣事者爲滿人同安起家。翰苑嗣以散館簡放外任，風骨嶙嶒，不畏強禦，然好動喜事，以察察爲明之任所。凡刑訴訟案件，皆坐大堂判斷。魯民以賢父母稱之。是日正裁判監守，柵欄更夫偷竊路燈煤油案，也當世凱與寶兒入時，見同安南面高坐，厲聲叱更夫曰：『若何事竊油以貰？』鴉片使夜行者暗中摸索，致跌傷某紳之足。昨雖嚴懲汝，尙未足蔽其辜。今日之事，惟有再笞一千，以儆其後。語已飛籤下，吏役噭聲應曳司，更者褫其褲，責之。世凱睨其人。

面含菜色。竟體瘠瘦。如枯柴。兩股創痕斑斑。猶在笞末數杖。舊疤飛去。鮮血橫飛。濺階石盡。赤司更者。顫聲呼痛。堂上若未之聞。嗾役鞭益力。已而司更者呼漸低喘息。幾弗能續。世凱見之意良不忍。肘寶兒曰。余將爲强迫之。魯仲連也。君盍爲余助。寶兒領之。世凱遽發怪異之聲。曰。堂上一官稱父母。豈遂以鞭人畢。乃事乎。彼竊油而汝復刑之。爲問其罪大於此者。汝當施以若何之懲罰。然則汝將犧牲窮民之皮肉爲一己博取。清名耶。噫。慎矣。宰聞是語。大怒。拍案。嗜曰。誰歟。發此聲者。世凱挺身出。厲聲報曰。我也。問何人。則不答。宰謂役曰。誰家無賴兒。敢向公庭無禮。盍拘若父母來懲。以約束不嚴。咎雖然。爾曹試執彼而收之。役鬨然雷動。直前世凱出其不備。以拳擊役。役傾跌衆。於是洶洶至。世凱偕寶兒各奮武勇。與之角。役皆披靡。同安怒愈熾。繞座下。命役圍家門。世凱驚躍。身至其側。捉宰辯髮。批頰無算。寶兒亦拳足交施。會署中衛隊齊集。執二人下鞠之。始得其來歷。同安卽輿二人偕詣撫署。白以適間事。撫軍立召保慶至。告之。故保慶對宰杖世凱以謝。宰以茲事與寶兒有連帶關係也。雅不欲過事。倔強致觸。上峯忌其事。遂寢。然由是保慶束約。世凱綦嚴矣。

『寄居揚州』無何保慶所事既畢乃挈世凱買棹南下舟次揚州便道謁見張亮基。張亮基者湘之衡州人曾總督雲貴嗣爲他事受劾解組以揚州爲江左名勝地故卜居於此以終天年者也。張與袁氏誼屬葭莩故保慶過而訪之。張以世凱爲其嗣子稍稍垂其青睞命之見與語世凱應對咸中節。張大悅叩以所學則以未得良師友答。謂保慶曰若子可造材子今攜往金陵終日逐逐於政海中烏有餘暇課彼哉。余家塾聘有名師盍居於此俾與兒曹輩朝夕磋磨或者可得尺寸之益。保慶以世凱頑劣恐弗能監督也正引以爲慮聞張言立諾其請乃獨往寧垣。

『爲同學捉刀』張有子五長次皆服官他省其第三四五子曰鼎曰鼐曰鼒悉在童。年張爲之延儀徵名宿王伯恭授讀焉自世凱主於其家亦從伯恭執弟子禮時諸子皆從事制藝世凱僅學屬對一日伯恭出三字聯曰（香撲鼻）命之屬世凱不假思索卽答曰（論誅心）師大奇之謂其吐囑不凡會清明師請假歸里掃墓瀕行遺（故善戰者服上刑）文題謂張第三子曰余十日卽來速作成母緩無何師未屆期至向之索文倉猝間無以應命乃倩世凱及其弟捉刀時世凱甫作文僅代著破承數語。

其餘則鼎鼐鼎抄襲成篇聊以塞責及帥閱首二句曰（以殺止殺殺人者而殺即止矣）詫甚謂鼎無此廉悍清矯之筆詰之廉得其情獎世凱且勉其勤學他日不虞不名騰翰苑也世凱漫應之

『飲啖有兼人量』世凱飲食最豪雖童時所餐恆逾於健兒張氏常餐輒每食六簋世凱暑刻間立盡數器共食者咸抱無魚之歎會張有妻姪某甲者素以大腹漢自詡見世凱狀置熟雞子二十枚饅首十具謂有能啜啖立盡者願輸十千錢爲東道世凱無難色食之向甲索金弗與世凱曰汝能如我食不索爾金否則弗能應命甲不得已強食之腹逢逢如巨鼓臥病月餘始瘳事爲師所聞加以呵斥世凱遂不至塾恆獨出嬉遊而平山堂小金山法海寺等處時有其足迹焉

『與富家兒冶遊』兩淮鹽務甲天下一般巨戶鹽商悉儕集揚州而茶社酒肆娼寮爲富家兒出沒場合呼朋引類下箸萬錢往往一筵宴之資動破中人之產在所弗恤世凱既涉足交際社會稍稍與若輩諗識欲結合苦無餘資於是僞言購置書籍請於張且假其金又慮爲張偵知欲引張子狎爲他日己之分過地會師丁內艱請假旋里

治喪。遂趁是隙。百計鬻鼎。鼎固少年而浮躁者爲之惑。乃入其轂中。張治家極嚴。懼諸子弟之外出。每屆夜分。門戶必加以牡鑰。鼎以金賂闔者。得出入自由。始不過酒食徵逐。及久。乃涉迹花叢。溺一妓。流連忘返。苦無纏頭資。商之世凱。世凱教以歸而索諸母少。予之弗足。竊衣質之。未幾金又盡。張察知之。責鼎而逐世凱。予資斧數金。使之赴金陵。更貽書保慶。歷言世凱無狀。保慶覆張函。頗道歉仄。

『金陵溷跡』時。則保慶已署理江南鹽巡道。其從姪世廉。世敦。皆之任所就學矣。世凱被逐。至寧。弗敢見保慶。惟滯迹逆旅中。侘傺無主。未幾。囊金盡。館主人索資急。不得已。徘徊於署外。冀遇保慶之僕輩。假金以償。餐宿值候。至日晡。殊無所遇。懊喪欲死。遂嗒然歸寓。低首行未數武。忽有人拍其肩曰。汝胡今日始至金陵。叔父盼汝切然。則是時。將安往。世凱驚視之。蓋其從兄世敦也。不禁淚下。且告之。窘。世敦曰。弟盍入署。較勝。街頭躑躅也。世凱慮保慶究已在揚。繙書之咎。敦曰。是無介介。余設法爲弟解免也。世凱始諾其請。敦乃偕之至逆。旅償通挈。行李入署。使居別室。暫弗與保慶面。世敦之情。慕僚晚人周馥。請於保慶爲之緩。頗保慶曰。彼果力悛。前過潛心向學。吾曲予矜全。

否則前罪俱發不彼貸也周返報世凱膝行而前悔恨自掘保慶果不之責第誠勵數語而已由是世凱強自遏制其野心日與諸從兄潛心經史不敢逸出常軌之外年餘無他異保慶察其狀心甚歎不數月而有江督馬新貽被刺之案發生時正同治庚午秋八月朔也是歲適屆大比之年江南各府廳州縣士子悉赴省應試保慶之西席張曲沼亦與斯列以故袁氏子弟咸放假暇時偶爾出遊然必有僕輩爲之伴及馬新貽遇害遂罷試而改期焉其時各縣與考者均紛紛返而袁氏之西賓恐有大亂亦歸里爲暫避計荏弱書生膽小如鼷亦何足責保慶亦官界一份子也爲馬案籌善後策終日奔馳於上峯前殊無晷刻寧息束約子弟亦寢疎於是世凱故態復萌憲憲諸昆日事游蕩而保慶不知也

『窺探西婦』自洪楊亂後中國始解除閉關自守主義與外人交通當時中外協約舍輪船往來之地闢爲通商口岸外又有夷族入內地傳教條件金陵爲東南巨埠是以城內曾設教堂數處時民智未開仇教之事屢有所聞官場乏對外人才每屆交涉事件輒歸失敗滋可歎也一日世凱及世敦行經三牌樓某國教堂後垣聞牆內有婦

女笑語聲欲窺之垣高可六尺以外世凱身軀短小殊弗能見乃促世敦作蹲鷗狀已則以兩足立其肩上探首內視見垣內有三五西婦坐草地飛來椅上解衣袒其前胸互相摸索爲戲雪膚皆白凝膩如脂不覺神馳目眩遂微嗽以挑之西婦瞰有人私探僞爲不知操歐語遣女侍出往告主教者此際世凱貪飽眼福不肯去世敦力弗能勝呼之下不聽誚讓之置若罔聞敦怒驚摔世凱墮地世凱方爬沙起卽見一紫鬢碧眼兒至語言啁啾聲色俱厲雖不辨其何語然以意度之必責其不應伏牆窺探者欲遁而西人曳其衣使之從己行世凱不得已挽敦偕往

『計打西人』金陵城北一帶居民絕少矧遭洪楊亂後從前屋宇悉成一片瓦礫場以故教堂四週人煙絕渺世凱爲西人挾之行逆知其意弗良欲藉故逃苦無術適經過一低窪處中有積潦急智生遽停步薦以拳擊其頸下西人仆傾跌水中世凱曳世敦狂奔數里始定喘息比西人泗水起已追逐弗及矣於是鳴之官署官署以無主名也無從緝捕甘言以謝之其事始寢

『喜雪不平』世凱性尙任俠又喜雪不平在南京時嘗策怒馬獨至清涼山莫愁湖